



在成佛時徹證諸法性空之理性，入於不可思議之玄境，不可以意思思量分別擬議得到的，乃即現實而超現實的絕對理性，不是普通凡外小乘所想像的相對境界。相對境界，是世間有為諸法生滅的現象，故有男女之分，形相之異；而到了絕對統一的理性。則一切相對差別之相皆已泯絕，更何有男女形相之可得？故若謂女性修成爲女佛，男性修成爲男佛，不是戲論，就成笑譚「畫蛇添足」，誠如社長所言。或如粵諺所謂「畫公仔畫出腸」了。

在維摩經觀象生品中，亦有一段舍利佛與天女的對白，說明大乘佛法，無男女相。如舍利弗問天女爲何不轉女身？天女說：我在維摩室中十二年來，求女人相了不可得，當何所轉？結果天女以神力變舍利弗爲天女，而天女又把自身變爲舍利弗，並告訴舍利弗說：『汝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。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，一切女人亦復如是，雖現女身而非女也。是故佛說諸法，非男非女。』是則修成佛身，說男說女，自然都成爲添足之戲論。

復次小乘佛教無三身之說，則凡修成佛位，都是現比丘相，決無女相。大乘佛教有三身之說。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，本是理性法身，無有形相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，福慧莊嚴，相好殊勝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，現比丘相，皆是大丈夫相，並無女相。有說毘盧遮那佛，雖非女相，却有頭髮，示在家相，非出家相；然法身理遍一切，本無形相，如何還分在家出家之相？是則以法身佛之毘盧遮那如來爲在家相，豈非也變成戲論之問題？

在法華經提婆達多品中，有舍利弗告龍女言：『女人身有五障：一者不得作梵天王，二者帝釋，三者魔王，四者轉輪聖王，五者佛身。』此舍利弗以小乘眼光視女人，以爲「女身穢污，非是法器」，故不但不可作佛，連作轉輪聖王也不行。在大乘法中，男女平等，不但可作輪王，亦可成佛，但所成之佛，皆丈夫相，決無女佛。前文引大雲經中佛記淨光天女，當以女身作轉輪聖王，護持正法。又菩提留志新譯之寶雨經，多說天女受記作轉輪王之事。中國唐朝，僭稱皇帝，開中國政治史上空前未有之奇蹟。當時僧爲襄贊武后，時爲大雲經潤飾及注釋、宣傳，似爲武后

打氣。武后乃頌大雲經於天下，以示天命所在，自稱「天冊金輪聖帝」。在古代重男輕女之專制時代，武后有此魄力，創開新局面，可謂女中之雄！又其自稱金輪聖帝之有力根據，即在大雲經第四卷末佛說：『我涅槃已七百年後，南天竺有一小國名曰無明：有王名尊乘，其王產育一女名曰增長：其王崩亡，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。女既承王，威伏天下……護法而持淨戒……具足修習十波羅密……說大雲經以調其心……如是女王，未來之世經無量劫，當得作佛，號淨寶增長如來。』此乃佛記女王將來可以做佛，武后大概即本此義，易唐爲周，坐享江山十五年，毀之者詈爲下賤寒微，讚之者譽爲女中豪傑，但亦僅止於女王，並未成爲「女佛」。

又法華經提婆達多品，文殊菩薩言：『有娑竭羅龍女王，年始八歲，智慧利根，得陀羅尼，諸佛所說甚深秘藏，悉能受持，發菩提心，得不退轉……能至菩提。』當時在座的智積菩薩言：『釋迦如來，於無量劫，難行苦行，積功累德，乃得成菩提道，不信此女於須臾頃，便成正覺？』言論未訖，龍女忽現於前，以偈讚佛，闡揚大乘。時舍利弗語龍女言：汝謂不久得無上菩提，是事難信？時龍女持一無價寶珠，奉獻於佛，佛即受之。並向智積菩薩及舍利弗言：『我獻寶珠，世尊納受，是事疾否？』答言：甚疾。女言：以汝神力，觀我成佛，復速於是！當時衆會，皆見龍女忽然之間，變成男子，具菩薩行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，坐寶蓮華，成等正覺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普爲十方一切衆生，演說妙法。』此爲龍女即生成佛故事，但亦「忽然之間，變成男子」，才成正覺之佛，亦非成爲女佛！況此龍女八歲成佛，自是大乘菩薩大權示現，決不可以凡夫肉眼，視作常人！或祇憑意識揣測，此女或已成爲「女佛」？不過某教授以「大乘之女性能否修成女佛」爲題，乃是一個問號？似未肯定其大乘女性可修成女佛，未可厚非，或其對此問題，別具新見，發揮高論，則在探討學術性質，應所歡迎；而其嚮往佛學具有興趣與研究精神，更值得鼓勵與讚美，不知高明亦以爲然否？

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。